



族語文學獎在族語教育網外奮鬥

民族言語教育のネットワーク外で奮闘する民族言語文学賞

Indigenous Language Literature Awards Struggling Beyond the Language Education Web

文 | 李台元（政治大學民族學系兼任助理教授、大學社會責任辦公室研究員）

圖 | 政大原住民民族研究中心

自2007年起每兩年辦理一次「臺灣原住民族語言文學獎」，目的在於透過文學創作比賽，推動本土語文教育、鼓勵族語書寫，並培養族語文字人才。從政策設計來看，這個獎項原本應是族語教育成果的延伸；但從實際運作觀察，至今似乎仍在族語教育體系外圍獨自苦撐，熱鬧有之，連動不足。

認證與書寫系統奠定基礎

任何文學創作都需要穩定的書寫工具與可共享的語言資源。台灣原住民族文學在1990年代後逐漸蓬勃發展，但早期多仰賴漢語書寫，較常見的是「原住民族的漢語文學」，而不是成熟累積的全族語創作。真正的轉折點，出現在族語能力認證與族語書寫系統逐步建立之後。

政大原民中心2001年受原民會委託辦理第一屆族語認證考試，面對各族語差異極大的情況，設計考試題目本身就是一項艱鉅工程。但正因如此，族語認證不只是考試制度，更成為推動族語文字化的重要引擎。當語言從「會講」逐漸走向「能讀、能寫」，書寫的需求才真正被制度撐開。

同年（2001年）九年一貫族語教育上路，原住民族語言正式進入國民教育課程。再加上2002年起九階教材編纂工程的展開，身處第一線的國中小教師與長期紮根部落的教會牧師，紛紛投入這場族語文字化的行列。然而，在草創初期，當時的書寫系統錯綜複雜，各家對於族語羅馬字的書寫方案意見分歧。為了解決這個危機，建立具備規範化與標準化的書寫系統，原民會與教育部歷經多次專家學者的討論，終於在2005年會銜公告了「原住民族語言書寫系統」。這套標準化系統的確立，為族語文學獎打下了基底。有了這套規範，教育部為了進一步推廣這套書寫系統，便委託具備教材編輯經驗的政大原民中心團隊，於2007年正式辦理了「第一屆族語文學獎」。至此，「原住民族的族語文學」開始累積作品。

在這樣的制度背景下，教育部於2007年啟動文學

台灣原住民族文學在1990年代後逐漸蓬勃發展，但早期多仰賴漢語書寫，較常見的是「原住民族的漢語文學」，而不是成熟累積的全族語創作。真正的轉折點，出現在族語能力認證與族語書寫系統逐步建立之後。



傳統詞彙，難以精準表達現代抽象概念與社會生活，也必須適應全球化與科技化的經驗。這種傳統詞彙與現代概念之間的斷裂，在族語翻譯文學與日常寫作的實務當中展露無遺，成為文學創作者必須克服的難題。

以世界文學《伊索寓言》為例，當阿美語



2001年族語認證會議開幕式。

獎，並持續辦理至今，現已邁入第9屆。這說明文學獎並非偶發性的文化活動，而是與語言政策相互扣連的長期措施。問題在於，政策的起點清楚，後續的轉化與擴散卻仍有不少執行上的挑戰與困境。

詞彙量不足是一大痛點

當創作者提筆嘗試以全族語進行深度的文學書寫時，往往會迎面撞上嚴峻的「詞彙量不足」的困境。各族的傳



2002年卑南族語教材試驗教學現場。

翻譯文學的作家面對台灣本族環境中根本不存在的動物，如「狐狸」、「老虎」、「獅子」時，必須重新在語言的記憶庫中尋找與界定，甚至借用相近的動物名稱來賦予新意。而面對現代社會的產物，族語則大量吸收了歷史上接觸過的外來語，深刻反映了阿美族語言的歷時變化：例如源自日本時代的日語音譯詞「考試」（siking）、「老師」（singsi）、「牧師」（foksi）、「摩托車」（otofay）；以及源自早期借自台語的「老闆／頭家」（tawki）、



歷屆得獎作品可依語別、文類、主題與難易度整理，轉化為中小學教材補充文本、大學族語學習中心進階讀物、閱讀測驗題庫，甚至改寫為繪本、朗讀文本與數位內容。



教學、競賽、文學創作尚未接軌

族語教學、認證考試與文學創作之間，至今仍未形成穩定連動。政策面上，政府近年持續推動族語復振，相關制度與資源確實比過去完整；但在實際學習現場，教材內容、詞彙競賽、認證測驗與文學寫作仍常各走各的路。

例如，學生在課堂學的是族語課本與基本會話，準備競賽時背的卻是另一套單詞表；認證考試時，又可能面對與平日學習經驗不完全

「醫生」（ising）、「水泥／紅毛塗」（amoto）等；又像是「大學」這類現代化的現代教育用詞，在缺乏既有單詞的情況下，也不得不以Tata'angay a Pitilidan（大的+a+學校）這類新創複合詞來表達。

另一方面，現有的詞典或語法書等工具，對創作的幫助相當有限。許多詞典與線上語料庫偏向單詞檢索，適合查「這個詞怎麼講」，卻未必能解決「這句話怎麼寫才自然」的問題。至於語法書，往往又太學術，教師與創作者讀完之後，不一定比較敢下筆。結果往往是：寫作者知道族語要活用，但真正要寫時，手還是會懸在半空中。



2022年疫情期間的第七屆原住民族語文學獎頒獎典禮在攝影棚進行。

相連的題型或詞句。於是就出現一種略帶荒謬的情況：學生可以背出很多單詞，卻不一定能自然說一段話；可以通過測驗，卻未必寫得出一篇完整短文。

如果語言的規範與新詞的創造過度脫離實際使用者的生活經驗，或者寫作者始終缺乏充足的詞彙資源與可供參照的權威詞典，文學獎便可能永遠只會是少數幾位民族語言專家的專屬舞台，甚至遭致誤解。

兼顧族語書寫和族語語法的文學作品

從歷屆原住民族語文學創作獎的評審意見來看，經常擔任評審的朱清義老師指出，評選的重點通常有兩個重點：其一是作者是否具備良好的族語書寫能力，其二是作者對於族語語法的掌握度是否精準。這意味著，族語文學獎的萌芽，仍然取決於族語教育的成效。

縱然如此，歷屆文學獎中依然有極度瀕危的族語，辛苦地為本族文學奮鬥。這不僅達到了教育部搶救瀕危語言的政策目的，更向世人證明：只要族人願意持續不斷地閱讀與提筆書寫，任何民族語言都擁有創造出優美、動人的文學作品的潛力。



2023年第八屆原住民族語文學獎頒獎典禮於政治大學玉山國際廳舉行。



2023年第八屆原住民族語文學獎深坑老街走讀活動。

歷屆得獎作品需要開拓後續運用價值

當前的族語文學獎，在評選之後，獲獎作品的後續運用仍相當有限。歷屆文學獎已累積許多優秀的作品，題材也很多元，展現原住民族語言創新應用的發展潛力。因此，這些作品就不該只停留在獲獎名單、文學選集或頒獎典禮當天的掌聲中。煙火很美，但總不能每兩年發亮一次，剩下時間大家摸黑找路。

更具建設性的做法，是建立一套清楚的轉化機制。歷屆得獎作品可依語別、文類、主題與難易度整理，轉化為中小學教材補充文本、大學族語學習中心進階讀物、閱讀測驗題庫，甚至改寫為繪本、朗讀文本與數位內容。這樣一來，文學獎作品不只是「被評審看見」，而是能被學生閱讀、被教師使用、被學習者接觸。

翻譯文學一直是族語文學獎的重要文類之一。這不只是形式上的特色，也與原住民族長年透過聖經譯本、教育材料與跨語言接觸累積的文字化經驗有關。若能善用這條傳統，翻譯文學其實可以成為新詞發展、語法磨合與閱讀推廣的重要橋梁。

讓族語文學結合族語教育

族語認證帶動了書寫需求，書寫系統穩定了文字基礎，文學獎則提供了語言活用與美學實驗的舞台。這三者原本應是同一張網上的節點，而不是彼此各自加油。若文學作品無法進入教材、認證測驗或數位學習平台，文學獎再有理想，恐將停留在政策宣示層次。

族語文學獎需要的，不僅是更多投稿者，也必須有更完整的族語教育連結。當學生能在課堂上讀到獲獎作品、在認證當中接觸真實文本、在課外讀物裡找到參考材料，文學獎才會從「網外奮鬥」走向族語教育的網絡。屆時，它將成為族語持續成長淬煉的養分。◆



李台元

桃園市中壢區人。客家人。1977年生。政大民族學博士。現任政大民族學系兼任助理教授、政大社會責任辦公室研究員。曾任成大台灣文學系兼任助理教授、政大原住民族研究中心專任助理、國教院原住民族教育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。